

裁军谈判会议

CD/PV.799
25 June 199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九九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8年6月25日星期四上午10时15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 席: 迈梅斯库尔先生(乌克兰)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799 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南非代表塞莱比大使即将离开日内瓦，他已被任命为比勒陀利亚外交部秘书长。他在日内瓦逗留的三年期间我们目睹了他作为一名娴熟的外交官的天赋、他的过人精力和他坚持其政府立场的权威性，我代表本会议请南非代表团转达我们对他和他的家庭的最良好的祝愿，祝他个人幸福和在新的岗位取得成功。

今天报名发言的有巴西、加拿大、埃及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以及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特别协调员，澳大利亚的坎佩尔大使、军备透明问题特别协调员罗马尼亚的格雷库先生和扩大本会议成员国问题特别协调员，瑞士的霍费尔大使。在请第一位发言者发言之前我愿先讲几句话，作为开场白。

作为首次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乌克兰代表，我愿首先向这个独一无二的多边谈判机构表示敬意，尤其是在过去几年中它为裁军事业和加强国际安全作出了如此之多的贡献。

曾担任这一职务的我的各位前任，瑞典大使努尔贝里、瑞士大使霍费尔、叙利亚的胡萨米先生和土耳其大使松加尔都值得我们的感激和赞赏，他们为使裁谈会能够按照 CD/1501 号决定于今年开展实质性工作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我本人还感激会议秘书长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副秘书长本斯梅尔先生和秘书处为本主席提供的宝贵支持和鼓励。

自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诞生以来它就深深地卷入进了裁军和军备控制问题，这反映在它加入了《第一项限武条约》和《不扩散条约》，而彻底消除全世界第三大核武库是这一努力的高潮。由于在核裁军和常规裁军方面这一众所周知的记录，两年前我们成为裁谈会的正式成员。对我们来说成为裁谈会的成员是为了保持这一独一无二的多边裁军机构的权威并使之不脱离实际。本会议中的每一个成员国都应铭记裁谈会应为其目的服务并满足各国人民争取和平和使世界更为完全的愿望。作为裁谈会主席，我将尽我的最大努力在兼容各代表团的立场的同时落实 CD/1501 号决定。我的上一位前任土耳其大使费尽心机完成了关于议程项目 1 的第一轮协商。显然，本会议需要在他担任主席任内所取得的成功的基础上寻找新的途径和方法将这一进程向前推进。

目前本主席赞赏任何能够找出一种平衡、相互有利并兼容各方关切的有关项目一的新的建议。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在当前国际事态发展的背景下，本会议无法结束本届会议而不就议程项目 1 —— 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采取任何具体行动。

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委员会的活动——这是由墨西哥大使德伊卡萨任主席的唯一具有谈判职权的附属机构——是本主席的希望和激励所在。我们还期待着同各位特别协调员：澳大利亚大使约翰·坎贝尔、罗马尼亚公使格雷斯科、智利大使伊利亚内斯、匈牙利大使纳雷、瑞士大使霍费尔进行卓有成效和密切的合作，他们将执行各自的授权。本主席相信目前关于杀伤人员地雷、军备透明和外层空间问题的努力不久将会导致在裁谈会议内设立具有谈判职权的恰当机制。

我们意识到主席的作用和责任。在这一职位上我需要考虑到并且反映所有代表团的意见，保持不同议程项目之间的平衡，以便在某一问题上缺乏进展不致于造成在另外的问题上出现僵局。同时，每一位裁谈会主席都必然带来新的动力和推动本会议工作取得进展的愿望和希望。为圆满完成这一任务，我期待得到所有代表团的支持和合作。我赞同努尔贝里大使的说法，主席并不是魔术师而是裁谈会工作的促进者。讲过上述这些话，我吁请各代表团表现出最大限度的灵活态度使本会议能够在全球裁军和军备控制方面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现在我请巴西代表拉费尔大使发言。

拉费尔先生(巴西)：主席先生，我愿借此机会热烈地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你的才能和技巧加之你在开幕讲话中特别引人重视地提到了乌克兰在核裁军方面的独特经历是本会议在这一困难时期的宝贵财富。我本人和巴西代表团向你保证将对你的工作给予全面的合作和支持。巴西代表团很赞同以本会议名义向即将离开我们回国担负其他责任的塞莱比大使所作的热情告别。

我还对你的前任土耳其大使穆拉特·松加尔以平等处理各方关系的作风和坚定不移地决心履行其职责表示钦佩和热诚的感谢。就我个人来说，在其任主席期内我曾作为 21 国集团协调员同他有过一分使人获益匪浅的交往。在他担任主席下，裁谈会开始执行 CD/1501 号文件中所规定的工作计划，进而开始了自 1996 年以来的首次实质性工作。有消极安全保障特设委员会主席以及外空问题，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和军备透明问题特别协调员所作的各种协商可望为不久的将来开始实际谈判奠定基

础。就议程、扩大成员和提高本会议的工作效率和改进工作方法问题进行的讨论还应有助于产生一种共同和新的处理这类紧迫问题的态度。

上述领域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本会议在处理这些领域方面的任何积极进展都是令人欢迎。然而，无须赘言，议程项目一“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对于国际社会和对于本会议中的绝大多数成员国，其中同样包括巴西来说具有最优先的地位。因此，主席应当继续根据 CD/1501 号文件毫不松懈地进行协商。

在这方面，我们特别注意到松加尔大使 6 月 18 日在上一次全体会议上所汇报的初步结果。尽管他认为目前尚无法提出建议，但很明显由于裁谈会以外的事件所造成的发生质量变化的新的形势迫切需要使主席的协商能够尽快产生结果。他特别强调“本会议需要毫不拖延地就全面处理这一议程项目的一种或数种恰当机制达成协议”。他还表示，“最近的事态清楚地显示必须从节奏和范围两个方面重振整个核裁军事业以应付新出现的紧迫形势”。我们同意这些评价并希望裁谈会能够如报告所表明的那样，在 1998 年届会第三期会议上就议程项目一采取行动。

在这方面当然并不缺少提案，我本人作为当时的 21 国协调员就曾于 6 月 11 日提请全体会议注意由本集团成员国在过去两年中提出的并且已成为具体的裁谈会文件的建议。这些建议中所反映的关于核裁军特设委员会范围和职权的各种观点显示了本集团中许多成员为了考虑到各种所称困难而作出的尝试的程度。遗憾的是，由于继续制造障碍，例如近来向今年第一期会议那样的合理机会却被白白浪费了。但我们深知，如同象所有政治性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也需要观念和意见的演变。如果这种顽固反对有任何确凿的理由的话，我们至少希望能够根据最近国际事态的蓬勃发展而对其加以重新审议。如我在圣保罗大学的讲座上将它称为德国的现象论者所称之的“故意的良知放肆”的例子，这就是我用“顽固”一词所要表达的意思。

印度和巴基斯坦于 5 月进行的核爆炸的确是后冷战时代的一场主要国际危机。它使国际核不扩散制度令人质疑，造成一种对其构成真正挑战的形势。

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之后的许多年中，一些国家仍置身其外，不愿放弃加入该条约将要放弃的选择。尽管有人对该条约，尤其是它所承认的两类国家表示直言不讳的强烈反对，但《不扩散条约》制度至少未受到否定其核心条款的具体行动的蔑视。

冷战结束之后出现的一种逐渐朝着普遍接受《不扩散条约》制度方向发展的趋势，尽管仍不接受其固有的不对称性。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出于不同原因，顽固不化的国家，其中包括两个核武器国家决定参加不扩散制度或遵守其不扩散准则。这种趋势加上 1995 年作出的无限期延长该条约的决定使许多国家感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制度尽管有其缺陷实际上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不扩散程式。

但这一普遍遵守显然使某些国家忽视或故意忽视某些令人不安的事实。其中之一是，尽管出现这种趋势和许多国家反复作出规劝，但三个拥有核武器能力的国家仍然不加入该制度，它们显然认为这一制度不符合它们自身的安全需要和观念。另一个事实是核武器国家关于核裁军的具体措施——这是《不扩散条约》本身的一项义务和明示的目标——令人痛心地说达不到期望。随着冷战的消逝，这变得日益明显，拥有过对于真正承诺消极核武库踌躇不绝。

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的核试验通过对该制度构成的挑战而或许前所未有的揭示了该制度的矛盾和限度，因而使人们对其今后的有效性感到关切。这些核试验还对例如无核武器区和与之有关的消极安全保证概念产生了影响。试验的另一个后果是将本来一个区域冲突提升到国际高度，从而增加了解决的筹码。此外，这些试验通过引发许多国家重新审视其安全和战略谋算有可能增加进一步扩散的危险，尤其是在局势紧张和关系暧昧不明的地区。这就是为什么说目前的局势相当于一场大规模国际危机，如果要使回应有效就需要在不止一个战线上采取坚定和合理的行动。正象它所带来新的风险那样，这一形势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核试验无疑例外地属于使人不安和遗憾的事件，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的试验也不例外。在这些试验之后发表的各种声明中，巴西政府除其他观点外清楚地表明它对试验对核不扩散制度产生的后果极度惊愕和忧虑；它敦促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全面禁核试条约》并呼吁双方克制避免使该地区出现核军备竞赛的危险。

在一个奋力摆脱冷战时代的核遗产的世界中，核试验的确被认为是发出了错误的信号。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正当地忧虑这种行动对于全世界的范围在核裁军和不扩散领域中的努力的影响以及对于一个冲突本已根深蒂固的区域的稳定的影响。安理会通过第 1172 号决议所作的毫不含糊和一致的表态反映出了普遍认识到核扩散给全球和区域安全带来的危险并确定了在若干领域应当遵循的方向。虽然仍有待印度和巴基斯坦作出大规模努力，其他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也应发挥作用。

在这方面，某些新的事态发展值得欢迎，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宣布的暂停核试验以及双方重新表示愿就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对话的积极迹象。但在目前情况下，这两个国家必须作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有助于化解由试验造成的全球和区域紧张局势。无条件加入《全面禁试条约》是应当立即采取的一个步骤。这方面的措施还应包括停止任何核武器发展计划；避免将最近显示的核能力加以武器化，其中包括装入弹道导弹；停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和作出防止出口可能造成核扩散的设备、材料和技术的保证。

巴西当然意识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但我们决心作出努力以便以一种建设性和平衡的方式协助克服困难。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巴西外交部长路易斯·菲利浦·兰普雷亚最近接受了邀请与阿根廷、中国、菲律宾、南非和乌克兰的同僚一道出席 6 月 12 日在伦敦举行的“八国集团”部长会议。在会上，它们就可能的协调和后续行动交换了意见。

在这方面，那些已找到可行方式绝对放弃核武器或在其边缘上悬崖勒马的国家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我们准备同阿根廷一道与其他国家分享我们在核领域建立信任和合作的双边经验，两国在 6 月 9 日致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一份联合声明中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考虑到每一国家的特殊历史背景和冷战结束对于不同地区的影响的方式，虽然这一经验并不能自动套用，但它提供了一个可望激励扭转目前紧张局势的实际先例。

在我们看来，不言自明的是如果不有效促进核裁军就不可能有效的促进核不扩散。在这方面，显然核武器国家必须采取措施将它们最近表示打算履行及在《不扩散条约》第六条下所作承诺的决心化为真正的行动。现在的确应当是这些国家言行一致的时候了。

巴西、埃及、爱尔兰、墨西哥、新西兰、斯洛文尼亚、南非和瑞典的部长们 6 月 9 日发表的并由瑞典大使拉尔斯·努尔贝里于 6 月 11 日在全体会议上宣读的声明在这方面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这一声明完全考虑到了最近的事态发展，它不仅提到核武器国家而且还提到具有核武器能力的国家。当然，这方面的最根本步骤应当是明确保障迅速、最终和彻底消除核武器，对于这一点不应当有任何不情愿的理由。对于在这方面任何其他建议的实际步骤也不应当不甘心，例如解除核武器的警戒状态和限役状态，从而大幅度延迟发射时间并减少这类武器因疏忽或其他原因而被意

外使用的机会。还应当从部署场地移走非战略性核武器。这类措施加以在有关不首先使用和对无核武器国家的消极安全保证协议方面的进展就不仅使国际社会感到放心而且还会通过朝着彻底核裁军的目标迈进而实际加强核不扩散制度。

这些提案和建议并未贬低裁减战略武器进程所出现的对核武库的重要裁减，这类裁减在上述声明中受到应有的承认和鼓励。但裁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困难和限度实在明显和现实而不能被否认。《第二项裁减战略核武器条约》仍有待自杜马的批准就应当时常提醒我们这一进程是如何受到政治制约和怀疑的，尤其是具有核能力的北约正在扩大。虽然大肆吹嘘的第三项裁减条约宣称将使核武库降到 2,000 - 2,500 之间，使部署的核弹头达到 2,008 枚，但谈判尚未开始，冷战是荒唐的核武器积累水平不应当误导我们认为这一数量实际上是较低的。然而，核武库较小的国家也应当纳入这一进程并作出相当的裁减。

无论如何，我们绝不应当忽视需要将核武器的数量裁减清楚地纳入彻底消除核武器的阶段性方案并伴之以在军事核理论方面起重要性的相对减少。保持“警告发射”状态，发展新的概念，例如对察觉的非核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刻意模糊，或以核威慑对付恐怖分子为理由只能有助于保持一种作维持的核武器的需要。

当前的国际形势已经暴露了不扩散程式的脆弱性，它要求在许多领域作出不同的反应。裁谈会尚未作出自己的反应，有鉴于这一论坛的性质，它应当立即着手建立关于议程项目 1 的特设委员会，从而能够恰当地研究和谈判核裁军和有关的问题，例如一项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的公约。使本会议能够在这些问题上担负其应有的责任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我们目前所处的关键时刻已生动地证明了需要这种及时性。这也正是对所有拥有核武器或具有这种能力的国家的希望，这也是对那些发明核武器或从历史角度看首先扩散核武器的国家的希望。

这一呼吁可能听上去耳熟，毕竟它已在这个大厅中回荡了几十年，然而，现在重申这一呼吁绝不是敷衍塞责。我们认为，目前的国际环境要求对它加以作全新的审视。让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否则我们就要冒伟大的不列颠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曾经说过的在废墟中进行道德说教的风险。

主席：我感谢巴西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国和主席本人所讲的客气话。现在我请加拿大代表莫赫尔大使发言。

莫赫尔先生(加拿大): 主席先生, 首先, 我愿如你所猜到的那样, 祝贺你成为我们的主席, 当然加拿大将给予你支持, 我国代表团将与你合作。我还承认和赞扬你的前任, 土耳其大使松加尔所作的贡献, 我认为他经过了裁谈会的炮火洗礼而且表现得很出色。

加拿大还赞同你对南非的雅格布·塞莱比大使所作的积极肯定和表示的尊敬。当然, 塞莱比大使通过他在本会议厅和其他地方所担负的工作应得到加拿大政府的高度尊敬和钦佩, 对他离开日内瓦我们表示极为遗憾。

由于我们接近 1998 年裁谈会第二期会议的尾声, 加拿大愿重点谈一下四项挑战。鉴于我们在全体会议上已有 4 次发言机会, 这一次会比较简捷。

首先谈到核裁军, 加拿大在 1 月 22 日的发言中阐明了它对这一关键问题的看法, 其中包括它关于本机构采取适当行动的建议。这一建议已由 1 月 21 日的 CD/1486 号文件作了概述。我们坚持这一观点而且我们坚持这一建议。基本上我们认为核裁军首先是五个核武器国家的责任。它们在 1995 年《不扩散条约》审查和延期大会上都承诺“决心为在全球裁减核武器作出系统的逐步努力, 最终目标在于消除这些武器……”。因此, 加拿大支持裁减战略武器谈判进程, 呼吁尽早批准《第二项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并就第三项裁减条约谈判, 而且它还呼吁及早扩大这一进程从而包括其它三个核武器国家。我们还对近年来扩大和加强基于《不扩散条约》的不扩散制度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但到 1998 年 6 月底, 我们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呢? 毫无疑问, 我们的面前都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挑战, 即包括核裁军也包括核不扩散在内。大有希望的裁减战略武器谈判进程停止不前而《第二项裁减战略武器条约》6 年之后仍成为其它问题的抵押品。经过数十年努力而由《全面禁试条约》形成法律规定的无核试验禁令遭到违反。《不扩散条约》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未能达成协议, 使人们对某些国家对由大多数国家作出承诺的 1995 年的决定和决议所作的承诺产生怀疑。现正在新的鼓吹或重新强调核威慑。以透明方式处理战术核武器的努力现已停顿。许多方面现正在提出论点重新鼓吹或重新证明拥有核武器的政治重要性和安全重要性。

我们对这一重要挑战集体作出反应的关键内容是什么? 这包括若干内容。首先, 我们都应当坚决抵制在新的“核现实政治”的范围内重新使核武器“复活”; 第二, 我们应当通过言词和行动重申致力于确保《不扩散条约》成为我们努力的基础

并且应当坚决反对任何使之受到怀疑的举动；第三，我们都应敦促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联邦重振裁减战略武器谈判并呼吁其它三个核武器国家直接参与该进程的下一阶段谈判；第四，我们都必须一道缓解和扭转最近的核武器扩散的消极事态发展。

这些战略要素只是冰山一角，但我们相信它们是核裁军和核不扩散行动全面成功的关键。

裁谈会能够作出什么贡献？我们仍然主张裁谈会能够而且应当作出两种贡献：它应当建立一种机制对核裁军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以便找出是否可对一两个这类问题进行多边谈判和何时进行；此外，它应当单独立即就一项裂变材料停产条约进行谈判。

裁谈会成员国还记得，加拿大在 1 月 21 日的 CD/1485 号文件中阐述了对如何才能有助于就上述条约开始谈判的一些考虑。虽然最近的事态发展使开始这一谈判变得更为困难，但我们仍然认为，经过恰当的审议我们仍然能够以它为基础进行谈判。例如，我们认为美国国务卿最近参考该文件的第 4 点和第 5 点指示美国谈判人员在 2000 年就美国和俄罗斯无法将多余的钚用于武器目的达成协议。加拿大欢迎这一步骤并且愿意了解其中更多的情况，我们希望这是处理钚和高浓缩铀储存的积极和全面进程的开端。而且，这类会谈应当不久也吸收其他三个核武器国家参加。

主席先生，总之，我们同巴西同事拉费尔大使一样赞同你的前任松加尔大使的评价，他在 6 月 18 日裁谈会的发言中申明：

“我坚信最近的事件已清楚地表明必须从节奏和范围两个方面重振整个核裁军事业才能与其突显的紧迫性相称。”

我们真诚希望裁谈会本身能够做到这一点。

谈到外空问题，加拿大认为为了促进直到下一个一千年的战略稳定，确保外空的非武器化是裁谈会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为此我们在一月份提出一份正式提案。我们对任命一名特别协调员表示欢迎。我们认为这一任命表明大家愿意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和实质性的审议。例如，从内容上我们已清楚的阐明，我们的提案并未扩展到外空的非军事化，而只是非武器化。我们认为，这是在目前的现实中促进战略稳定的关键。我们期待特别协调员斯里兰卡大使帕里哈克拉能够尽早取得成功。如同我们关于核裁军和裂变材料停产条约的正式提案那样，我们希望在裁谈会今年正式工作的某一阶段我们也能收到对上述提案的正式答复。

关于常规裁军，加拿大认为，裁谈会应作出有益和恰当的贡献。透明、对话和克制是任何这类贡献的关键内容。既有重点又能从事务的相互联系角度看也是如此；裁谈会并非是一个讨论具体的区域局势和问题的机构。主席先生，在我们努力为裁谈会在这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奠定基础时我们将继续支持你和格雷库先生的努力。

现在我愿谈一下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加拿大已多次在全会中表明裁谈会关于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工作并非是加拿大的优先考虑。我们的时间和努力应当花费在与核裁军和裂变材料停产条约以及外空和常规裁军有关的更重要的问题上。此外，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关于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努力应当着眼于处理这类武器的现有可行和可信的协议方面，即《渥太华公约》和《特种常规武器公约》经修订的第二号议定书。

因此，我们认为裁谈会没有理由着手谈判一种其义务少于《渥太华公约》的法律机制。然而，我们承认其他方面将裁谈会谈判一项禁止转让杀伤人员地雷作为优先任务。

我们尊重澳大利亚大使坎贝尔作为特别协调员在这个问题上找到一种前进方式的努力并将继续尽我们的最大努力与他合作。然而，在这样作的同时我们将保持高度警惕保证裁谈会中的任何工作不会削弱或背离《渥太华公约》和它所确立的新的全球准则。因此，基于我们2月26日的发言，我们愿阐明在任何此类谈判中将指导我国代表团的若干考虑。

首先，关于“转让”和“杀伤人员地雷”的最恰当实际上唯一恰当的定义载于《渥太华公约》。这两个词反映了去年9月在奥斯陆谈判过程中地雷生产国和地雷受害国所达成的协议。在我们看来，在任何裁谈会谈判中无须重新探讨这两个词。

第二，尽管拟议的裁谈会文书的核心义务看似较为直接了当，但除了关于其核查或可核查性的初步评论之外，我们尚未听到该文书的推动者对这一文书的详细论述。在奥斯陆，我们决定不为《渥太华公约》设立正式的机构或结构性机制，相反宁可依赖保存人联合国秘书长的斡旋和由缔约国年度大会行使任何必要的职能。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将资金用于解决杀伤人员地雷问题、排雷和对受害者的援助而非创造不必要的官僚机构。因此，为与之保持一致，我们不会接受为执行或核查范围和义务都低于《渥太华公约》的任何文书建立任何官僚体制或组织。

加拿大还对任何这类由裁谈会谈判的文书的序言和生效条款以及其他方面有自己的看法。我们总的希望保证任何新的文书相对于已由 126 个国家商定的全球禁止杀伤人员地雷条约能具有其明确和恰当的位置。例如，我们不会支持任何将禁止转让作为裁谈会目前进行的不限人数参加的谈判的第一步而旨在逐渐达成某种更全面的协议的想法。

在阐述了这些要点之后，我愿最后明确一件事。如果在任何时候裁谈会中出现朝着制订一项扰乱或损害由《渥太华公约》所确立的全球明确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动向时，加拿大将正式退出任何这类谈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签署任何最后文件。我们对于采取全面行动处理杀伤人员地雷的所有承诺已由《渥太华公约》作了界定并通过它来执行。这次发言的主旨在于阐明加拿大不愿意看到由于裁谈会的任何进程而减损这一承诺。

裁军领域是一个艰巨的领域。需要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常规武器和有关的安全领域开展工作。裁谈会应当明确它将为每一个领域作出何种贡献。1998 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加拿大希望我们能够成功地开展上述工作。

主席：我感谢加拿大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讲的客气话。现在我请埃及代表扎赫兰大使发言。

扎赫兰先生(埃及)：首先我愿代表埃及代表团对迈梅斯库尔大使拟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表示满意。我愿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给你全面的支持和合作，我相信你推动本会议工作的努力将会证明是一种可贵的贡献，而且你会在今年本会议各位前任主席——瑞典的努尔贝里大使、瑞士的霍费尔大使、叙利亚的胡萨米大使和土耳其的松加尔大使——所作工作的基础上再向前迈进。我还愿对南非常驻代表雅格布·塞莱比大使阁下表示感激和钦佩，他在日内瓦任职期间为本会议工作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我祝愿他在比勒陀利亚的新的岗位上取得成功。

这是今年第二期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对墨西哥的德伊卡萨大使、瑞士的霍费尔大使、澳大利亚的坎贝尔大使、匈牙利的纳雷大使、智利的伊利亚内斯大使和斯里兰卡的帕利哈克拉大使和罗马尼亚的格雷斯库先生表示赞赏，赞赏他们为履行裁军谈判会议在其工作计划范围内赋予他们的任务而作出的努

力。我们希望他们继续作出努力并继续开展协商以便使今年的会议能够取得最大限度的进展。

本着已成为今年工作特征的积极参与精神并且为了使前两期会议的审议工作取得实际成就从而对第三期也就是最后一期会议产生积极的影响，我愿提出若干看法。

第一，我愿重新强调为了就分阶段消除核武器的工作开展谈判，其中包括就禁止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条约进行谈判，裁谈会今年按照埃及代表团建议的职权范围设立核裁军特设委员会十分重要。在这方面，我还愿提醒本会议注意在区域级一出现若干决议，要求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还有穆巴拉克总统关于呼吁从本地区消除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倡议。在国际一级，6月份，穆巴拉克总统强调需要在一商定的时间范围内谈判一项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国际条约从而使全世界免除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尤其是核武器的灾害。我们祝贺本会议前任主席松加尔大使就议程项目1所进行的协商和他在本月19日向全会提出的关于这类协商结果的报告，同时，我们期待着主席先生你能够继续进行这一协商而且我们随时准备与你在这方面进行合作。

第二，在墨西哥代表德伊卡萨大使的领导下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委员会的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开展了审议工作，因此，证明了实施中审议深化的重要性，并且以一种全面方式处理对无核武器国家的消极和积极安全保证，从而起草一项这方面的多边公约，使之成为不扩散制度的奠基石之一。我愿祝贺德伊卡萨大使提交给委员会的关于今后如何处理这个题目的总结归纳。

第三，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当解决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问题，以便确保不在外空部署毁灭性武器并且不使外空用于军事目的，因为外空是人类共同遗产。在即将跨入第三千年时，我们必须遵守并且从一种广泛的人道主义角度保证只为和平目的使用外空。

第四，当人类正在期望实现一个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时候，获悉设计大规模残杀人类的新型武器的研究仍在进行使人感到失望。这是一个不容本论坛忽视的问题。在这方面，我建议秘书处搞出一份现已出版的或已知新型武器，特别是生物武器发展和用以设计这类试验方面的最新实际资料汇编。我还建议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如同这对本会议感兴趣的若干问题，尤其是化学武器、透明、《联合国登记册》和地

雷等所进行的研究那样，在这方面进行新的详细研究。我们经常强调不同裁军机构，例如裁军谈判会议、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和裁军研究所彼此之间的协调和配合的重要性。我也愿强调这个问题的特别重要性，因为裁军谈判会议应当在这类致命武器的研究发展阶段即予以迅速处理，使之能够纳入禁止任何威胁到人类未来，其中包括放射性武器的公约范围内。

第五，关于综合裁军方案，裁军谈判会议已有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特别协调员所取得的成果，他们为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大的进展打下了基础。在这方面，我要特别提到已故墨西哥大使加西亚·罗夫莱斯所作的工作和我本人作为这个问题的特别协调员于1992年作出的贡献。

第六，关于杀伤人员地雷，埃及代表团对于正在以严肃态度对待这个问题感到满意。极为重要的是，在这方面设立的任何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均应包括两项基本内容。第一，清除老的和遗弃的地雷，由埋雷的国家负责；第二，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例外，尤其是在无人居住的地区具有漫长边界线的国家。埃及代表团同该问题特别协调员坎贝尔大使进行了合作并澄清了我们的关切以便使之能够在其所作的协商中加以考虑。根据我们的优先考虑，今后我们将继续与他合作，确保其圆满完成任务。

第七，军备透明是一项我们应当加以拓展的积极建立信任措施。我们再次重申，将所有类型的武器，其中包括储存、国家生产、用于武器生产的先进技术和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近来的重要性。缺少这些关键组成部分难以确定国家累计的武器是否超出其国防需要，从而对国际稳定、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第八，裁军谈判会议不能成为一个会员资格只限于若干国家的俱乐部。我们应当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和民主精神考虑一些国家参加会议工作的请求。我们应当开始考虑裁谈会作为一个谈判论坛的优化会员数目的概念。在讨论裁军谈判会议议程时，我们应当一向铭记其工作计划，因为议程和工作计划是同一事务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面，它们有助于指导本会议的工作。就改进会议运作的有效措施达成协议，防止在程序问题上浪费时间也很重要。在等待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产生结果之前，议程及其优先项目应当以协商一致通过的第一届特别裁军联大的结果为主。

最后，我愿强调在今年所剩下的时间里，我们需要使活动由审议和探讨阶段转入认真谈判阶段，以便实现我们的目标。

主席：我感谢埃及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讲的客气话。现在我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格雷大使发言。

格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我也祝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并向你保证，在你履行职责时本代表团将给予全面的支持。

今天，我愿就裁谈会在核领域的工作作一发言。与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出口和转让一道，一项裂变材料停产条约是美国在裁谈会中的头等重要工作。我们感到满意的是，了解到支持停产条约的不只是我们一家。1995年《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在条约的审议和延期大会上一致认为，停产条约是《全面禁试条约》之后多边核军备控制的下一个步骤。我们认为，当时情况如此，而今天仍是这样，《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在最近于日内瓦闭幕的筹备会议上以各种方式重申了这一保证。我还愿指出，在这座会议厅中常常作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指南的堪培拉委员会报告也将裂变材料停产条约作为多边核军备控制的下一个步骤。

6月6日，联合国安理会鼓励印度和巴基斯坦“本着积极精神参加以议定任务授权为依据的裂变材料停产条约谈判，以期“及早达成协议”。我们注意到，所有裁谈会成员国都支持这样或那样的停产条约谈判建议，我们希望裁谈会能够给予商定的职权在下个月重新复会时开始这一谈判。

随着上个月在南亚发生的令人遗憾的事件，裁谈会的动力似乎在发生变化。我同意21国集团中许多同事的看法，在次大陆进行核试验的错误决定应激发本会议采取行动。但我坚决不能同意在上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的一种说法，即南亚最近的事态发展“大部分”是由于近年来核裁军缺乏实质性进展所引发的。虽然我们能够而且坦诚的就我们在本会议中所进行的工作的范围，我们至少会同意迄今为止在实现核裁军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让我们核对一下事实。美国和其他核武器国家在1995年《不扩散条约》审查和延期大会之前和之后在不同程度上都取得了重要进展。最近的主动行动涉及核武器活动的各个方面：试验、生产和部署。它们还包括核武器系统的各个方面——配备

运载核弹头的导弹和运载核炸弹的飞机、核武器本身和生产这类武器所需要的裂变材料。这些行动的说服力超过了言词。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1996年9月，所有核武器国家均宣布暂停核试验并签署了《全面禁试条约》。

1997年5月，在赫尔辛基，克林顿总统和叶利钦总统同意就第三阶段裁减战略武器条约举行谈判，该条约一旦执行，将会使部署在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核弹头的数目比冷战时期的最高水平减少80%。

1997年9月，美国和俄罗斯签署了《钚生产反应堆协议》，根据该协议，华盛顿和莫斯科将一道在2000年对俄罗斯目前仍在运转的三座钚生产反应堆加以改造，使它们不再生产武器级钚。数年前，美国和俄罗斯都宣布停止生产武器用钚和高浓缩铀。联合王国和法国也公开宣布停止生产。

截止1998年1月，美国已消除了900多架重型轰炸机和导弹发射器，它们曾经载有4,000枚以上的弹头。实际销毁战略系统——炸毁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和将重型轰炸机以及弹道导弹潜艇加以切断——是真裁军，而不是空谈。

截至1998年5月，美国和俄罗斯双方几乎均提前两年落实了《第一阶段裁减战略武器条约》。

我们正在消除的不只是运载工具。自1988年以来，美国已拆除了12,300多枚核弹头和炸弹，平均每个月约100颗。我们仍在继续以符合安全、保险和环境标准的最快速度拆除这类武器。

自1990年以来，美国已消除了10几种不同类型的核武器系统的核弹头。

总计美国非战略核库存的90%已被消除。所有核大炮、短程战术导弹弹头以及核纵深炸弹均已或将于明年被销毁。

美国还同俄罗斯商定第三阶段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将包括涉及战略弹头库存数和销毁战略核弹头的措施。

此外，美国政府不只是拆毁弹头，而且正在采取步骤保证这些弹头中的裂变材料绝不会再用于核武器。我们已宣布有225吨以上的裂变材料超出我们的国家安全需要，我们自愿承诺尽快将这些多余的裂变材料置于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之下。

现已有12公吨的这类多余材料置于原子能机构的保障之下以确保其绝不会再用于武器目的。

已承诺将 26 公吨用于 1999 年底视察，另外 52 公吨的多余材料也正在准备好供国际视察。

所有这些都是巨大的进展。所有这些成就均表明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并构成一种积极的趋势。而这远不是我们已采取步骤的完整清单。

我愿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在过去两年中没有一个核武器国家进行试验。两个置身于《不扩散条约》之外的国家在过去两个月中进行了试验。因此，从核裁军的角度看，这两个国家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而核武器国家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在接着谈裂变材料停产条约之前，我愿对核武器裁减和核裁军作四点根本的论述。

第一，核武器裁减的速度和范围大部分取决于安全和环境以及国际紧张局势的程度。由于我们无法预料到 20 年以后的安全环境和紧张局势程度，签署一项受时间约束的或有具体实效的东西是不实际或行不通的。

第二，历史已表明，对裁减采取渐进办法可以奏效。裁减战略武器谈判进程已导致消除了数千枚核弹头。而一口气消除核武器的建议从未有过辉煌的记录。

第三，核武器国家所拥有的核武器的数量和类型的不对称性，使核裁军远比想象的要困难。如果能够宣布每个国家每年消除 X 枚弹头，而我们就能全部在同一时实现零的目标那要简单得多。但除了其他复杂因素外，核力量的规模、组成和结构也各不相同，因而无法套用简单的裁减公式。

第四，核查是否遵守裁减核武器协议，技术上复杂、政治上敏感。试图在现阶段将核武器裁减的核查多边化只能招致灾难。当我告诉各位核查条款占其内容 90% 的《第一阶段裁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厚度相当于纽约市电话号码簿时，我并没有怎么夸张。因此，出于实际原因，看来，不言自明的是，如果这样一种神秘的程序需要 60 个以上的国家而不是两个国家的协商一致的话，进展注定要告吹。

现在回过头来看裂变材料停产条约，我愿借此机会澄清有关该条约的疑点。裂变材料停产条约将是一项多边无歧视性条约。它将不区分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所有缔约国将作出保证不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该条约不会赋予任何国家以新的地位，相反，它将通过在全球一级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而对所有缔约方加以约束。

同一概念也适用于《全面禁核试条约》。它是一项无歧视性条约，其中每一缔约国都作出了相同的法律承诺：不进行核爆炸。《全面禁核试条约》并没有区分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加入禁核试条约并不意味着加入核俱乐部——它意味着同国际社会一道扭转核军备竞赛和核扩散的逆流。

在结束发言时，我愿再次强调我认为裁谈会的动力已有了转变。我们希望在 7 月下旬重新召开第三期会议时，能够使这一机构的能量转化成一种干实际工作从而产生具体结果的积极力量。玩弄词藻只能助长意见分歧，这种时候已经过去。让我们 7 月份返回这里的时候，脚踏实地地开始工作并开始就裂变材料停产公约进行谈判。

主席：我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讲的客气话。现在我请澳大利亚代表坎贝尔大使发言，他将作为杀伤人员地雷特别协调员的身份发言。

坎贝尔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欢迎你承担这项高级职务所赋予的艰巨责任。我确信你会出色地履行你的职责。你的各位尊敬的前任已为裁军谈判会议通过合作产生结果铺平了道路。我们希望他们的努力和你的努力将会结出果实。你会得到我国代表团的全力支持。塞莱比大使即将离开这里去履新，我对他表示良好的祝愿。本会议和其他论坛都会对他的诸多才干予以怀念。

我今天发言为的是介绍我作为杀伤人员地雷特别协调员所进行磋商的进度报告。

3 月 26 日的决定(CD/1501)责成我征求本会议成员国对于处理杀伤人员地雷问题最恰当途径的意见，同时除其他外考虑本会议以外的事态发展。

因此，在过去的 6 周里，我进行了 40 次双边会晤，主持了不限人数参加的协商，其中 32 个代表团发表了意见，我还与各区域集团进行了磋商。

我感谢各代表团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

我了解到许多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会议通过谈判一项禁止转让杀伤人员地雷的公约可为减轻由杀伤人员地雷造成的无法令人置信的人道主义悲惨后果作出贡献。

我听取了那些认为鉴于存在其他有关的法律文书本会议没有必要开展进一步工作的看法。但我也了解到同一些代表团说，只要裁谈会的工作与那些文书的规定相符，它们将不会阻挠就只限于禁止转让问题开始谈判。

我还听到并且努力理解一个代表团所说的我所考虑的问题纯属浪费会议时间的立场。

因此，在本会议中我们谋求解决的所有问题上，而不只是杀伤人员地雷问题上，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不同意见。正如我们都了解的，在任何问题上找到协商一致都有困难。特别报告员所面临的挑战就是保持一种客观态度。

我不能用个人的感情或国家立场干扰和影响我的调查结果。这并不容易。我曾出任驻一个深受地雷之害的国家的大使并亲眼目睹了交战双方滥用地雷而造成的可怕后果。

我完全理解扎赫兰大使对西部和西奈半岛的老的遗弃地雷问题穷追不舍的态度，尽管现阶段在我提交给本会议的初步建议中我无法满足他的全部愿意。

去年，当我作为当时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特别协调员首次就这个问题开展工作时，地雷的受害者成为哪里是谈判一项禁止生产、使用、储存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谈判的最恰当场所的政治辩论的人质。这一辩论的解决是赞同渥太华进程。

随着渥太华条约的成功缔结，论坛问题已不再是一个问题。我认为现在大家都清楚了，裁军谈判会议决不可能在相同的时间范围内取得渥太华条约所取得的由126个国家，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签署的结果。

但正如有人一再向我指出的那样，并不是所有国家都签署了那份文件。的确，某些最大的地雷生产国和使用国感到无法作出渥太华条约中规定的承诺。

然而，通过我所作的磋商，现已清楚，许多属于这一类同时又是裁谈会成员的国家准备承诺至少谈判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杀伤人员地雷转让的文书。它们准备，的确愿意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进行谈判。

尽管我意识到仍有一两个代表团需要作说服工作，但我也清楚地知道，我们工作中所奉行的协商一致规则成功的谈判要求裁谈会在定义和核查问题上以渥太华条约作为标准。

同样明确的是，并非普遍赞同裁军谈判会议超出禁止转让的范围。

有鉴于此，现已清楚，关于杀伤人员地雷的部分措施是裁谈会选择的线路。我认为，裁谈会的工作通过留有余地使现有文书的非签署国为解决地雷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其中一些已表明它们正在加入渥太华条约的路上——从而与现有的文书保持一致并对它们加以补充。

因而，我得出结论，存在着本会议设立具有如下职权范围的特设委员会的前景：

“裁军谈判会议同意在议程项目 6 之下设立特设委员会谈判禁止转让杀伤人员地雷的问题。

“

该特设委员会将定期向本会议提交进度报告。”

我还得出结论，本会议很可能坚持设立这样一个特设委员会的决定应附带一份“谅解声明”，内容可能为：

“在作出这一决定时，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认为，要使谈判取得成功，各代表团将希望解决包括以下一项或多项内容的一系列问题：

“ 1. 与现有关于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国际文书的规定保持一致的必要；

“ 2. 各国对国家安全的关切、排雷的重要性和是否有替代技术；

“ 3. 国际杀伤人员地雷交易的性质；

“ 4. 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转让可能会对当地生产这种地雷的影响。”

我认为这一建议的职权范围是本会议目前能够接受的。“理解声明”以尽可能简洁明了的方式涵盖了各代表团向我表示的它们打算在谈判过程中提出的问题。

可能还需要提出其他考虑，其中包括地雷受害国和人道主义组织的与会可由它们提供资料和希望裁谈会的进程会分散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力量，例如现有文书的普遍加入、排雷和我所提到的受害者的康复。我希望有机会在休会期间和在此之后提出这些问题。

本届会议即将结束。我希望各代表团在休会期间能够对我作为特别协调员在本报告中提出的建议给予考虑并在 8 月份回来时提出它们的评论、建议，并希望继续给予支持。

我提议，在下期会议的第一个星期二就我建议的职权范围及其“理解声明”举行第二轮不限人数参加的协商。希望通过这一做法能够产生一份商定的提案供本会议尽早在下一期会议中予以批准。

在结束发言时，我愿对本会议副秘书长本斯梅尔先生及其下属工作人员，特别是珍妮弗·麦克比女士所给予我的帮助和协助和我的研究助理丽贝卡·格拉斯克女士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

主席：我感谢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特别协调员对其所作协商的进度报告的介绍和他对本人的赞许。现在我请罗马尼亚代表格雷库先生以本会议军备透明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身份发言。

格雷库先生(罗马尼亚)：主席先生，首先我愿最诚挚地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这一重要职务。我十分高兴地向你，罗马尼亚与之保持良好关系的友好邻国的杰出代表转达敬意。我国代表团保证在你履行任务时给予全面的支持。我还愿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你的前任土耳其大使松加尔的工作才干表示赞赏。同时，我愿转达我国代表团对即将离开日内瓦的南非大使塞莱比的最良好的祝愿。

根据要求，我今天发言是以议程项目 7，即军备透明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身份对进展报告作一简要的介绍。

根据本会议 1998 年 3 月 26 日的决定，我的任务是“征求各成员国对处理与该项目有关的问题的最佳方式的意见”。

为履行我的职责，我着手进行了广泛而又彻底的协商，探讨最恰当的途径以便取得具体成果。因此我与一些代表团进行了双边磋商，与一个区域集团进行了会谈并召集了一轮不限人数参加的协商，今天出席会议的许多代表团都参加了这一协商。

作为一项非常初步的结论，我发现裁军谈判会议对与军备透明有关的问题极为感兴趣，它证实了许多国家对于军备透明作为在区域一级和全球一级实现有助于安全与稳定的相互信任所给予的重视。我高兴地向本会议报告，依我的判断，实际上所有代表团都支持在本会议内继续进行这项工作。

同时，对于应当以何种方式开展这一工作、今后活动的范围以及这一工作的目的均存在着不同的态度。因此，需要进行更多的磋商以便缩小目前的分歧，扩大理解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为下一阶段的工作铺平道路。因此我打算以最恰当的方式继续同代表团保持接触即使在即将到来的休会期间也能方便地找到我。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愿对能干的秘书处，特别是阿卜杜勒卡迪尔·本斯梅尔先生和杰西·扎莱斯基先生的宝贵支持表示最热忱的感谢。借此机会，我请秘书处编制一份以前在裁军谈判会议中提出的有关军备透明问题的各种建议的汇编，我相信它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

主席：我感谢军备透明问题特别协调员对其协商的进度报告所作的介绍和他对我国和主席本人所给予的赞许。现在我请瑞士代表霍费尔大使以扩大本会议成员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身份发言。

霍费尔先生(瑞士)：我今天发言只打算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扩大成员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身份发表一项实际声明。然而，由于作这一宣布，正赶上由你任主席主持本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主席先生，值你就任主席之际，我愿向你表示最热烈的祝贺。看到由你主持我们的审议我感到特别高兴。作为在欧洲安全领域和全球稳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的乌克兰的代表，我相信裁军谈判会议在你的领导下能够沿着你的各位前任规划的路径取得进展。我特别敦促你积极就核问题的谈判作出努力。最后我愿同你一道对南非塞莱比大使表示感激和良好的祝愿。他所作的贡献，特别是对于最近本会议的扩大作出的贡献已成为本机构工作的重要标志。

现在谈一下实际事项，我愿请本会议注意我作为扩大本会议成员问题特别协调员所起草的工作文件。我非常感谢秘书处，它以贯有的克尽职守和高效方式尽最大努力使这份冠以 1998 年 6 月 22 日文号为 CD/EM/WP.1 的文件在第二期会议结束时发给了本会议各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家。我还感谢我的同事，新西兰大使克莱夫·皮尔逊，他通过加工润色对这份文件的最后一稿作出了相当多的改进。

这份文件的目的在于在第二期和第三期会议之间激发各位的思考，从而为在今年的会议结束之前进行建设性的辩论奠定基础。如这份文件所显示的，尽管是在两年前才开始执行的，但扩大本会议的构想可追溯到 90 年代初。通过作出具体决定和

为今后扩大成员规定更明确的标准，这一因素以及其他因素应促进本会议向前迈进。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我愿在本会议于 7 月底重新开始工作时同各会员国、申请加入的国家，当然包括观察员国家进行对话。

我愿感谢各位对我完成任务所给予的信任和你们所提出的建设性，尤其是富有想象力的建议，它使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即加强本会议的效率和政治上的合法性，在完成这一工作过程中当然将遵循我们议事规则中所确定的协商一致方式。

在结束发言时，我愿再次对所有支持我们在本会议中的共同事业的人表示感激。我祝愿各位在休会期间好好休息同时进行认真反思，从而使我们能够以一种生机勃勃和向前看的态度恢复我们的工作。

主席：我感谢会议扩大成员问题特别协调员所作的发言和对我国和主席本人给予的赞许。现在我请墨西哥代表德伊卡萨大使发言。

德伊卡萨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今天就任本会议主席这一重要职务表示祝贺，并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全面的合作。我还愿和其他人一道对我们的同事和亲密朋友，南非塞莱比大使表示良好的祝愿，祝贺他取得成功。

我虽然不在报名发言者之列，我发言只是为了对今天坎贝尔大使作为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特别协调员对其工作进程所作的介绍发表一份简短的评论。在经过一读和聆听了坎贝尔大使的发言之后，我遗憾地注意到我国代表团的意见未能反映在他的报告里。我再次细读了他的报告并力图找到反映我国代表团观点的文字，那怕是间接提到也好，因为我有幸在同坎贝尔先生的交谈中向他作了表达而且在他如此熟练主持的不限人数参加的协商中公开发表了这一看法。我在第一页结尾处找到了出处：

(以下用英文)

“我力争理解一个代表团的立场，他告诉我说我所考虑的纯粹是浪费时间”。

(以下用西班牙文)

会议桌周围的一些同事当他们听到这句话时都朝我看。而我要说，当我听到这句话时我朝马克·莫赫尔看，因为毕竟是加拿大代表今天以书面形式对我们这样说的，

(以下用英文)

“存在着与核裁军和裂变材料停产条约以及外空和常规裁军有关的其他远为重要的问题应当由我们花时间精力去处理”。

(以下用西班牙文)

当然，他是在提到杀伤人员地雷时说这番话的。所以我设想坎贝尔大使在此提到的“一个代表团”是指加拿大代表团。但我向坎贝尔大使保证，墨西哥代表团完全赞同加拿大代表团发言的那一部分。

我想提到墨西哥代表团观点的另外一处涉及处理地雷问题的最恰当的场所和旨在争取彻底禁止的部分措施的那一句。这一句出现在第二页第5段中，其内容如下：

(以下用英文)

“场所问题不构成一个问题”。

(以下用西班牙文)

由于缔结了《渥太华条约》，我国代表团提出这“不再是一个问题”？我们仍然认为，与杀伤人员地雷问题有关的部分措施的恰当论坛是1980年公约的后续机制和缔约国即将于2000年举行的会议，我们将在这次会议上审查《公约》及其议定书的执行情况和范围，其中包括《第二号议定书》和《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我想，届时仍持有杀伤人员地雷的国家之间可能达成协议以便正式宣布已单方面宣布的暂停。就我国代表团而言，先生，我高兴地告诉你，就在上个月，墨西哥政府交存了它对《渥太华公约》的批准书。我们将更仔细地认真地审读坎贝尔大使的报告。也许侥幸，我们会发现报告中反映了我们的观点，我们将高兴地在适当的时候，可能是在复会之初向他转达我们对他的建议的看法。

主席：我感谢墨西哥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赞许。现在我请南非代表古森先生发言。

古森先生(南非)：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象其他代表团那样欢迎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这一重要职务并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继续对你给予支持。我还愿表达我国代表团对土耳其大使在主席任期内的出色工作给予的赞赏。

我还愿感谢你以及巴西、加拿大、埃及、澳大利亚、罗马尼亚、瑞士和墨西哥等国大使对我国大使塞莱比所表达的赞扬。塞莱比大使将于本周末离开日内瓦返回普勒陀利亚担任外交部一司长的新职务。我们还感谢在私下场合表达其赞赏的各位大使和同事。

我相信都能理解，由于通知紧迫，塞莱比大使须准备一下返回比勒陀利亚，他不可能来裁军谈判会议道别了。我想如果时间允许他一定会珍惜这次机会作告别发言的。

自塞莱比大使抵达日内瓦之后，我就有幸与他一道密切地工作。我了解到他认为这段时间是他的事业中所经历的精华年代。在日内瓦的任职期间，塞莱比大使着眼于许多问题，尽管有许多闪光之处，但他欣赏裁军领域，尤其是本机构。这是一种积极的挑战，这对于他来说是乐此不疲的。

作为外交部最高职务的秘书长，塞莱比大使将负责南非在包括双边、区域和多边领域的所有领域的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在这一职位上——即使超越他个人对于裁军谈判会议以及裁军和不扩散工作的兴趣——塞莱比大使仍然会对本代表团的立场产生直接影响并作出贡献。当我说到所收到的受欢迎或不受欢迎的指示时，尊敬的同事们现在能够对下指示的人面露表情了。

主席先生，我会将你和其他人的惜别之意转达给塞莱比大使。我相信他会非常感谢你的良好祝愿并且预祝裁军谈判会议各代表团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成功。

最后，谈一个与我刚才的话无关的题目，我高兴地通知裁军谈判会议，南非已在普勒陀利亚签署了关于《特种常规武器公约》的激光致盲武器议定书和杀伤人员地雷议定书以及《渥太华条约》，现在正在传往纽约交存给联合国秘书长。

主席：我感谢南非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讲的客气话。登记的发言者到此为止。现在还有哪个代表团愿意发言？

看来没有了，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秘书处散发的载有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第三期会议第一周，也就是 1998 年 7 月 27 日至 31 日的会议时间表的非正式文件。这份时间表的起草经过了与消极安全保证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和各特别协调员的协商，如同往常一样，它仅具有指导性，如有必要可作修改。按照这一理解，我提议通过这份文件。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今天的会议至此为止。本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 1998 年 7 月 30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举行。

会议中午 12 时零 5 分散会。

-- -- -- -- --